

从“你”“我”到“我们” ——记 2016 广州多友会

□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王 蔚

从广州回来 10 天了，始终不知该如何落笔。除了开会那天我略为清醒之外，其他时间眼睛都紧盯着孩子，怕他出危险、惹麻烦。正因如此，我错过了许多欣赏美景的机会，错过了许多和多友们交流的机会。最为重要的是，错过了许多合影的机会。（此处应为涕似滂沱状）现在想来，遗憾虽多，收获也尤其珍贵。

壹 & 新朋旧友来相聚

【7 月 28 日】我携子和王鑫一家来到华工大学城中心酒店时，已是晚上 8 点。进入大堂，只见陈敏甜蜜蜜地迎上来，像邻家妹妹一样可爱贴心。餐厅里，诸位师友正聊得热火朝天，李老师和师母看到我们起身相迎，一句“王蔚来啦……”将我又拉回了香港。许久未见的小超人志安兄，6 月在我所新闻论坛上见过的卢家银老师，7 月份在复旦见到的邓理峰老师等都热情地招呼我们，还有其他许多素未谋面、久仰其名的多友们也都笑意盈盈，让我有一种进了家门的感觉。这是 5 月香港别后，第一次见到李老师和师母，倍感亲切与温馨，惊叹于他们总能叫出每一位多友的名字。那天走得早的多友们可能不知道，后程席间推杯换盏纵论天下，气氛热烈……尤其是李老师、小超人和 Marko，改用红酒杯品国酒，气魄令人震撼……好像是邓老师还设法取出了酒瓶中两颗神珠……到了打烊时间，大家意犹未尽，行至大堂以多种组合尽情合影后，才依依不舍地暂别了。



图 1：7 月 28 日晚 @ 华工大学城中心酒店

贰 & 读书观影两相宜

【7月29日】这一整天的学术活动非常精彩。上午谈“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”，我们第一组有李老师坐镇，朱丽丽主持，李艳红总结。那天我有幸第一个发言，得以用剩下的时间认真倾听其他多友的真知灼见，寻找自己的差距。我有两个很大的感受：一是多友们的学术视野宽泛，介绍的许多著作（目测50%以上）超出传播学范围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其他领域的成果对传播学的影响，同时也说明今天传播学强调“跨学科”研究并不是新命题，传播学本来就是跨学科的结果，青年学者们也秉承了跨学科的传统。二是每一位多友的气质和所介绍的书的气质都有难以言传的契合度。如庄曦和《大萧条的孩子们》、李艳红和《超越西方霸权》、梁君健和《历史学家的技艺》、袁梦倩和《以学术为业》……（大家感受一下是不是这样？😊）从广州回来后，我把多友们提到的却被我束之高阁的一些书找了出来，希望将此次的交流在阅读中延续。

下午，承蒙李老师和中大精心安排，我们得以欣赏了李岗导演监制的纪录片《阿罩雾风云2》，并聆听李岗导演对这部片子的阐释，启发很大。我对纪录片认识粗浅，对记录片的理解局限于对事实的白描式的呈现，如果在事实呈现中同时又挑战了常识或权力（如艾晓明的《中原纪事》），则更是上乘之作。总之，我认为纪录片呈现的应该是“是什么”。《阿罩雾风云2》讲述了1895-1956年台湾林家的一段史实，有较多段落谈的却是“可能是什么”。在大量严谨的历史考据之上，有些事实是永远遗失的（一如空缺的日记），有些决断是多种力量合力的结果（一如林家子女对道路的选择），“是什么”终究是难以言说的。或许正因如此，这部纪录片才更加符合人对历史的认识规律，它的真实品质，甚至同时打动了政治上相互对立的台湾蓝绿阵营，透露了人类的共通性。

观影结束后，我们在小超人的带领下参观了学院的部分设施，也听到他对于学院发展的很多设想，非常敬佩。小超人是才华横溢的青年传播学者，是国内（一说是宇宙中）最年轻的新闻传播学院院长，更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。记得几年前也是7月，我们来广州做媒体调研，小超人一天内帮助我们安排了5场访谈。傍晚时分，我们终于结束了一天高强度的调研，身心俱疲，然而小超人作为此行最后的受访者，还是丝毫不打折扣地接受了我们的访问。要知道，他可是带着我们在酷热的暑天里结结实实地走访了一整天啊。行笔至此，小超人一边流汗一边作答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。这次多友会，又切实感受到小超人和中大诸位老师的学术魅力和人格魅力，整个团队都有一种超人气质：勤勉、高效、有趣、有爱，堪称“超人团队”（👍）。在此向小超人和“超人团队”献上无限的敬意与谢意🌹🌹🌹



图 2: 7月29日 @ 中大

叁 & 如果能有一个姐姐

【7月30日——8月2日】这几日都经历了什么？请参看其他多友图文并茂的记录。对我而言，我的主题从原本设想的“带着儿子去旅行”变成了“如何面对淘气包”，画风剧变，始料未及。舟车劳顿和陌生环境，让钢蹦情绪焦虑，很容易发脾气，也不像在家里那样听得进道理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想尽各种办法，希望他跟上团队的节奏，了解旅行的美好，只可惜收效甚微。无计可施之时，多友们给予了很多帮助和安慰。李莉、徐玉兰、朱丽丽、陈侠、陈敏、袁梦倩、Marko

等老师或是帮我分析原因，或是出谋划策。尤其是王鑫、朵朵和朵朵爸爸，对钢蹦的耐心超过了我这个妈妈。钢蹦最喜欢和朵朵玩开飞机的游戏，游戏规则是，钢蹦扮演机长，朵朵扮演空姐和安检员，朵朵爸爸扮演乘客，无数次登机、安检、喝水、下机、再登机……（在此要为朵朵爸爸点一个大大的👍❤️）。住在温泉酒店的那天晚上，突然暴雨如注，钢蹦对我说：妈妈，赶紧告诉朵朵姐姐，不要把衣服挂在外面。那句话让我很感动，不管孩子如何淘气，还是会在小小的心里腾出一处空间，安放喜欢的人。对于钢蹦来说，如果能有一个姐姐，最好就是朵朵。有时候钢蹦会旁若无人地大叫朵朵的名字，有时候又会生气地说再也不跟朵朵玩了。现在回到家里，我问钢蹦：还想去广州吗？他干脆而响亮地答：想！我又问：还想和朵朵玩吗？答：想～



图 3：8月1日 @ 温泉酒店

肆 & 从“你”、“我”到“我们”

我是2016年4月期的新多友，与大多数多友并不相识。更要命的是，我还是脸盲症患者，即便是吃过一餐饭，聊过多次天，都还有认错的可能，也影响了

和多友们的交流。比如我要经过不懈努力才分清张磊和周如南，梁君健和路鹏程，但现在我好像又把叶晓华和翁玉莲、周逵和滕鹏、陈少华和何志武混淆了(🤔)……所以多友会期间一定有张冠李戴之误，在此打包致歉。同时我还比较慢热（感觉脸盲症是慢热的并发症），有很多事经常后知后觉。比如陈楚洁和袁梦倩居然是一家人？！拍合影时一下子涌出那么多的多二代，平时怎么都没看到？！乐观地说，脸盲症和慢热也有好处：世界总是新鲜的(👉)。此次未能尽叙的友情，留待未来慢慢展开。

真心感谢多闻雅集会后“以文会友”的形式，大家的所见所思化作一篇篇美文，也成为我多友会记忆的一部分。没参加的合影，没赶上的聚会，没看到的美景，也像是一起经历了一般。如果说，每个人的视界都是一个探照灯的话，那么当大家的视界相互补证与交融，就生成了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美丽图景，“你”与“我”，便成为“我们”。

还记得8月2日的告别，就在中大附近一个普普通通的路边上演。大家久久不愿离去，合影、祝福、挥手，把告别变成了一场“仪式”，一个“事件”。师母拥抱着说，快走吧，再不走就要哭了。其实我的眼睛已经湿润了。偶然和王鑫对视，她的眼圈也红了。（对不起我剧透了）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我去年10月没有申请多闻雅集访问项目，或许我永远没有机会认识这些优秀而善良的师友，也或许会认识，但却是“你”、“我”，不是“我们”。所以真庆幸自己按下了邮件发送键，抓住了这段缘分。今天看来，正因为每位多友都珍视这段缘分，多闻雅集的故事才会越来越丰富而精彩，刻在我们的心上，刻在彼此的时光里。

伍 & 童言里的美好世界

最后，把我家淘气包在此行中的一些童言记录在此，它们都是与广州多友会难以分割的一部分。

#找理由#

（看到宾馆里的应急手电筒）

钢蹦：妈妈，我出去要带上这个应急手电筒的。因为万一外面的太阳不够亮，远远的地方有一块小肥皂我没有看到，踩到了摔一跤怎么办？

（朵朵扮演空姐，钢蹦扮演机长）

朵朵：我还没有送餐呢，飞机怎么就落地了啊？

钢蹦：因为有的乘客买错票了。

#找别扭#

钢蹦：妈妈，我谁都不喜欢啦！

我：那朵朵姐姐呢？

钢蹦：……除了朵朵姐姐，其他人我都不喜欢啦！

我：海边好玩吗？

钢蹦：不好玩，一点都不好玩！

我：下次还来吗？

钢蹦：……还来～

我：一会儿去泡温泉啊！

钢蹦：我才不要去呢！

我：泡温泉可以玩水，你真的不去吗？

钢蹦：……那我玩一小会儿就走～

#找朋友#

钢蹦：妈妈，这个海螺号太好玩了，你再买几个送给我好朋友吧。

我：都有谁啊？

钢蹦：张涵佑、朱涵睿、朵朵姐姐。

（在黄埔军校和颖颖、朵朵玩）

钢蹦：今天别的小朋友要玩我的爆裂飞车，我给她们玩了。

我：她们会玩吗？

钢蹦：不会，所以我教她们了。

（晚上跟着佳佑姐姐抓螃蟹）

钢蹦：为什么要把螃蟹放掉？

佳佑：它们在大海里才最安全。

钢蹦：它们在沙子里也很安全啊。

我：姐姐把它们放回大海找爸爸妈妈。

钢蹦：那你把海螺也放掉吧，它们也可以去找爸爸妈妈啊。

佳佑：它们是活的吗？

我：可能是吧。

佳佑：好的……

（佳佑把海螺放回海里时，我看到她松了一口气，好可爱的孩子）



图 4：与朵朵、颖颖、佳佑、贝贝在一起



图 5：8月3日 @ 离开中大

（注：文中疏漏烦请多友指正）